

請掀開經本《科會》第三十面，經文第一行：

【所發誓願。圓滿成就。】

這一句就是一段，說的是一樁事情。下面是：

【如實安住。具足莊嚴。威德廣大。清淨佛土。】

這是第四小段，「如實嚴淨」。我們先看前面這一段。在這一品裡面最重要的一句經文就是「修菩薩行，積功累德」，如果我們把這兩句話疏忽了，不但願望不能成就，而且在一切法裡面，自自然然遇到許許多多的障礙，你怎麼會得到自在？所以我們學習這一部經，一定要能夠像阿彌陀佛一樣的殊勝、自在、莊嚴。當然這不是一樁容易事情，圓滿的如佛菩薩不容易，少分是可以得到。少分究竟是多少，那就隨各人修學功夫而論。你下的功夫深，你得的成就就大；你用的功夫少，當然你得到的也少。

今天我們看到這一句經文，『所發誓願，圓滿成就』，這是阿彌陀佛說的。他在前面所發的四十八願，願願都圓滿了，真正是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。單單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夠輕易疏忽，一定要認真的去體會、去思惟。為什麼我們在這個世間發的願，那個願很小，希求很小都不能滿願？佛發這個願是空前的大願；換句話說，十方一切諸佛如來往昔都不曾發這樣的大願，法藏菩薩發了，這經上講法藏比丘他發，他發了能圓滿，憑什麼能圓滿？這個原因我們在前面都讀過了，人家認真努力真幹！

今天上午，我們將《十善業道經》講圓滿了，這一部經文最後，世尊給我們的開示、勸勉，我們讀了感觸很深！想想我們自己，修行不是從這一生開始，《無量壽經》就給我們做了證明，我們修

行，過去生中也是多生多劫。我們這一生遇到佛法，心裡面無限的歡喜、無比的興奮，這一種現象就證明我們過去生中修積的善根非常深厚。要是照本經，這個經文我們還沒有念到，世尊以阿闍王子這些人給我們做一個例子，這些人過去生中曾經供養四百億佛，到經文的時候我們會細說，聽到釋迦牟尼佛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們發願，希望自己將來成佛也能像阿彌陀佛一樣，現在還沒有發心求往生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明白，我們接觸到佛法、接觸到淨土，有一個強烈求生淨土的願望，我們的善根福德就超過阿闍王子這些人；換句話說，過去生中不只供養四百億佛，超過了！

再回頭想一想，過去生中這樣殊勝的善根福德因緣，今天落到這個樣子，悲哀不悲哀？為什麼會落到這個樣子？我們有沒有認真的去想一想過？讀了《十善業道經》之後，我們恍然大悟！我們之所以落到今天這個樣子，生生世世忽略了十善業道，沒有認真的在這上下功夫，所以落到今天這個樣子。這一生當中，假如再疏忽這個問題，還是因循苟且，不能腳踏實地，這一生依舊空過，這是肯定的。往年我作學生，在台中親近李老師，老師常說，一萬個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淨土的不過是兩個、三個而已。真正肯念佛，發心求生淨土，都是過去生中積功累德，善根深厚；為什麼這一生遇到淨宗法門，一心念佛，天天到念佛堂，常常參加佛七，還是不能往生？原因到底在哪裡？世尊在《彌陀經》上很明顯的告訴我們，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世尊開出的條件：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三個具足，你就往生了。我們生生世世這三個都不能具足，這一生當中還是不能具足；善根這一條我們有了，福德沒有，因緣有了，我們遇到淨宗法門這是因緣，三個缺一個。福德是什麼？十善業道，我們缺這個。

淨業三福裡面，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說的，淨業三福是福德，大

家要記住，三個福統統具足，那就恭喜你，你這一生決定往生淨土；不但往生淨土，你往生實報莊嚴土。為什麼？三福具足。我們每一個人統統有善根，今天參加這個法會，因緣具足，就是少福。三福第一條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就是《十善業道經》；你只要有這四條，有這個福，你就肯定往生，生西方世界凡聖同居土，這是三福裡頭你有一條。如果你有兩條，你再加上「受持三皈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，這個你做到了，你落實了，你求願往生，決定生方便有餘土。如果再具足第三條大乘福，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」，你就肯定生實報莊嚴土。這個事情《彌陀經》上講得那麼清楚。

我記得我在多年之前，台灣有一個居士藍吉富，他是個大學教授，我認識他很早，他在學校念書的時候我就認識他，曾經參加過我們慈光佛學講座，有一次他遇到我，就問我這個問題：「法師，往生淨土為什麼這麼難？」我就把這一段經文告訴他，《彌陀經》上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」，我就跟他說：「三個條件統統具足才能往生，少一條都不行；如鼎之三足，少一條腿就站不住。」他想了一想，說了一句話：「真難！」所以我們自己要知道，西方極樂世界，世尊給我們介紹，明明說的「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」，想想我們是不是善人？上善不敢當，善人我們都不是，我們不善！怎麼能往生？像我們這種人，煩惱習氣這麼重，到了極樂世界，大概也像孫悟空一樣大鬧天宮，把極樂世界擾亂得一塌糊塗，所以佛不會來接引你。

什麼時候佛來接引你？佛看得很清楚，我們在這個經上看到，不但是佛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究竟圓滿，西方極樂世界每一個往生的人，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佛在這裡跟我們介紹，天眼洞視、天耳徹聽、他心遍知，西方極樂世界人人都有這個能力，都有這個智慧

。所以我們只要符合他們的標準，只要符合他們的條件，佛與大眾都歡喜來接引，為什麼？志同道合。我們今天煩惱習氣還這麼重，這不行！自己想想，也不能去。我去會給極樂世界大眾添麻煩，這怎麼能去？我們有沒有認真的想過？因此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這一條不能不講求，不能不認真的修。淨業三福三條十一句，過去我曾經做過專題講演，有光碟流通：「淨業三福」，說得很詳細，說得很明白。為什麼不肯做？孝親尊師一定要落實到十善業，不能夠落實到十善，孝親尊師都是假的，都落空了，這才知道十善是多麼重要！

菩薩修行斷惡修善，斷什麼惡？斷十惡，行十善，我們要不在這上認真下功夫，就難了。但是現在的人喜歡學佛，不肯斷惡修善，為什麼？好像斷惡修善，我們在這個社會上吃虧太大；我們處處會吃虧，在這個社會上我們不能生活、不能生存，這個事情嚴重了。實際上，這是個決定錯誤的觀念。你不妨試試看，「不妄語」，對一切人我們都講老實話，都不妄語，看你能不能活得下去？虧可能是要吃一點，要吃虧的，中國古德都說，吃虧是福。你不懂，你認為佔便宜是福報，其實吃虧才是真正福報，佔便宜是禍害！禍害現在沒有來，將來不能避免。你要是真正通達宇宙人生真相，你就明白了。在這個世間，人要想佔別人的便宜，沒有這回事情，無有是處！我這一生佔到別人便宜，來生要還債；我這一生吃了虧，來生有補償。然後才知道，天道原來是如此的公平！所以我學佛三十年之後才明白這個道理，知道世間決定沒有佔便宜的事情，決定沒有吃虧的事情，所以就得大自在。

在這個時代，法弱魔強，講經說法的人少了，沒有人出來講經了。當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講經說法十年之後，想到這個問題嚴重，那個時候他七十歲了，古人常講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李老師

就準備後事了，後事裡面頭一條就是培養講經弘法的人才。到哪裡去找學生？在聽眾當中。他老人家說，只要願意發心學講經的，他都肯教。確實有一些有天分的人、有德行的人，謙虛！想想講經這個事情太難了，不行。難得有一些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人，這些人是哪些人？教育水平很低，有一些小學還沒有畢業，年歲也很大，差不多都是三、四十歲的人，做一個小生意、小買賣，小公務員，生活勉強能維持，他們發了心，跟李老師學習；當中年齡最大的林看治老居士，六十歲，小學畢業。於是李老師就開班，二十多個學生。這些人了不起！沒有這批人，佛法確實就斷層了。所以李老師教的這一批學生，年齡很大，程度很低，我看到之後非常佩服。他們有勇氣，他們敢站出來，來推動佛法的教學。

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，是想聽他老人家講經說法，他問我要不要參加培訓班，那時叫「經學班」，我不敢。我想想，我沒有這個能力，講經這個事情太難了，怎麼敢發心？他跟我說：「你到我們班上去看看，我們上課你可以來參觀一下。」他那個班上課是關門上課的，不准人看的，為什麼？老師有打有罵；三、四十歲了，還有六十歲的人，老師打他、罵他，那多難為情！所以不可以給人看到。上課的時候，外面都要派兩個人巡迴，在外面看著，外面往來的人不可以接近，不可以站在那裡看、站在那裡聽，不可以的。老師讓我到班上去看。我看他們上了一堂課之後，我就跟老師說我可以參加。為什麼？想想他們的程度不如我，理解的能力也不見得比我高，年齡都比我大，我說：「行，我可以來試試。」我就參加這個班。我參加這個班，這個班上課才一個月。而一個月當中，李老師這個班因為都是在家人，都是有職業的，不是來專修的，一個星期上一堂課三個小時，總共我算起來，我只少上了五堂課，我從第六堂課加入的。

他教講經怎麼個教法？學講經的人，兩個人一組，一組學一部經，一個人講國語，一個人講台語。所以看到兩個人上台，好像講國語那個在翻譯台語，不是的，兩個人用共同一份講稿，這個講稿是他們兩個人自己寫的。講經的時間一個半小時，實際上每一個人只講四十五分鐘。老師教一段經文，你就學這一段經文，老師怎麼講，你就依樣畫葫蘆，決定不可以加入自己的意見。那個時候很苦，沒有錄音機，完全靠記憶，老師講經的時候做筆記。你們想想，那種程度，怎麼能夠把老師講的東西統統記下來？不可能！那怎麼辦？二十多個同學，每個人都寫筆記。我聽到，我記下來了，我漏掉的，也許你那裡記下來了；我們所有人的筆記統統交給兩個講經的人，給他做參考，他拿回去整理，把它做成一個完整的記錄。今天講這一段，明天複講就是這一段。整理出來之後，給你兩天的時間去整理，到第四天複講小座，講給同學聽，接受同學們的批評，最後老師批評；然後你回去再去修改你的講稿，星期六上大座，就講這一段。下面一段經文？還沒學，下個星期的還沒學。不是一部經學完了你出去講，不是的，學一段、講一段，現炒現賣，我們是這樣學出來的。

我到台中聽他們上課，頭一部經，大概五個星期是一部經，頭一部經我不曉得，沒聽到，我是從第二部開始，第二部是第六次的上課，正好遇到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是許俊德居士他們母子兩個人發心講這部經；他媽媽講台語，許居士講國語，他們兩個人講，我在旁邊旁聽，我非常認真的學習。這一部經也是五次講完，五個星期，每一個星期六講大座，一個星期講一次，五個星期講完。你們諸位想一想，五次，一次四十五分鐘；因為一個講國語、一個講台語，一次四十五分鐘，五次講圓滿，總共四個半小時。這種講法，當年在台灣各個地方非常受歡迎；哪個地方請你講經，五天就

圓滿，非常受歡迎。我們是這樣學出來的。不是現在我一句經文講兩個鐘點，沒有這個事情；李老師自己本身也沒有一句經文講兩個小時，從來沒有過，沒有講得這麼詳細。這是老師的苦心，救度世間。不是說「我行，我才能發心講經」，要是說「到我行」，永遠沒有這一天，什麼時候你才行？

古大德的標準，什麼時候出來講經？有修有證。沒有證入、沒有證果、沒有契入境界，沒有資格出來講經，不可以給經做註解。然後我們才曉得，中國古來的這些高僧大德，都是證果的聖人，不是凡人，凡人哪有這個能力做這個大事？但是現在眾生業障深重，沒有辦法感應聖賢應世，那怎麼辦？我們這些不行的人也要站出來；我們不行的人不肯站出來，佛法就斷絕了。這是李老師鼓勵我們、勉勵我們的。

但是我們怎麼個講經，怎麼講法？老師教我們，我們講古人的註解；如果講錯了，他負責任，我們自己不負責任。講經，古人有言，「錯下一個字轉語，墮五百世野狐身」，誰敢輕易妄談？所以李老師教我們一個原則，我們不敢講經，我們講註；古人的註解，有的時候我們也看不通、也看不懂，但是比經容易懂，你能看出幾分你就講幾分。我能看出一分我就講一分，我能看出兩分我就講兩分，決定不可以加入自己的意思去妄談，這個不可以。夫子教學也守這個原則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所以我們學習講經，就學習李老師，我們講錯了，他負責任，我們不負責任。我在那個地方學習，老師非常歡喜。

我雖然根基很差，我沒有念過古書，我對於古籍都是自修來的，沒有老師、沒有師承，沒有老師指導的，自己感覺到讀書太少，很痛苦，所以很喜歡讀書，自己找書來看。有疑難的，向別人請教。我肯主動的找人，而且找的都是很有名的學者教授。我怎麼找法

？寫信給他們；打聽他住在哪裡，給他寫信，向他求教。真正的好老師，不怕你程度差，只要你有學習的熱誠，他都歡喜教導你。這是我的經驗，也是我的想法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是一個好老師，有一個這樣熱誠的人來找我，我一定會幫助他。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，我就憑這個想法、觀點，我找了十幾個教授，這些人對我都很有愛護，對我都有一份憐憫的心，所以我星期假日，我都去親近這些善知識。

在善知識裡面選擇跟自己特別有緣分的，到最後我就選擇方東美先生，其他教授去得就少了，少去了，每一個星期都去找方老師。老師非常熱心，每一個星期天，他用兩個小時來給我上課。從方老師那裡，我們認識了佛法。我跟他學哲學，他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；最後一個單元講到佛經哲學，他對於佛教經典推崇備至。他說，佛經是世界上所有哲學裡面最好的哲學概論，最完備的哲學典籍，這才是世間哲學的最高峰。然後告訴我，「修學佛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被他這些話打動了，所以到寺廟裡面去找佛經來看。

佛經不容易看得懂。緣分殊勝！我看佛經不到一個月，就有一位長者，是前清時代的親王敏孟金先生，他是蒙古人，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，所以我頭三年的佛法都是向大師請教的。什麼都不行，就憑一個熱心好學；我們有誠意，感動善知識熱心教誨。我跟章嘉大師三年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圓寂。他老人家圓寂之後，隔了一年，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在他會下一住就是十年。所以最後老師指示我，在自己沒有真正開悟之前，沒有契入境界，一定要遵循古大德的註解；契入境界之後，才可以自由發揮，你不會說錯，通權達變。

如果要契入境界，你不能不真修。從哪裡修起？從十善業道修



起；孝親尊師，知恩報恩，你要懂得這個義理，你要把這個義理落實，變成自己的思想，變成自己的行為，我們不從這裡幹怎麼行？天天講大乘經，天天聽大乘經，大乘經聽了一輩子，出不了三界，生不了淨土，還是搞六道輪迴；不過是六道輪迴裡面你得一點福報，來生如果再作人，享受人間的富貴，你得的是這個果報。如果你貪瞋痴特別嚴重，來生你得不到人身，還是有福報；貪心重，你來生墮鬼道，鬼道裡面去當鬼王。福報大的當城隍，城隍就等於縣市長，福報小的當土地公，初一、十五有很多人燒香拜拜來供養你；有福報的鬼，你去幹這個事情。

其次，墮落在畜生道。畜生道也有很多有福報的。最明顯的，你們看看許多富貴人家養的寵物，那是過去生中學佛，貪瞋痴沒有斷，牠享福報，畜生道享福報。雖然是個畜生身，那個富貴人家一家人都愛牠，都照顧牠，比作人還好。你作人，你家裡頭人不見得個個人對你滿意，而寵物沒有一個人不喜歡牠、不愛牠、不照顧牠的。畜生道裡面享福去了。只有嫉妒、瞋恚，這個很麻煩，墮在地獄道，只有受苦，沒有福報好享的。畜生道跟鬼道還有福報享。我們要明瞭，要了解事實真相，我們學佛學得不好，就當寵物去了，去當土地公去了。所以想想這些事情，多麼可怕！但是這是許許多多人決定不能避免的事情。

要從哪裡學起？淨業三福至少要把第一條做到。這四句，第一條沒有，再跟諸位說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，我們講真話不打妄語，三皈受戒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。沒有十善業道，哪來的三皈？三福，我說過，就好比三層樓房，十善業道是第一層，沒有第一層，哪來的第二層？沒有第二層，哪來的第三層？第一層人天福，第二層是二乘福，聲聞緣覺，第三層是大乘福，菩薩。我們今天求受三皈、受五戒、受菩薩戒，甚至於出家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如果十

善沒有做到，全落空了，假的不是真的。

這樁事情弘一大師說得好；弘一大師的說法是稟承蕩益大師的說法，蕩益大師是研究戒律的，明朝末年，弘一大師也是研究戒律的。他們告訴我們，中國從南宋以後就沒有比丘；換句話說，比丘戒就決定得不到。為什麼？佛在戒經上說過，比丘戒最低限度要有五個比丘傳授，你才能得戒；圓滿的是三師七證，十個比丘來傳授。南宋以後就沒有比丘了。所以這些祖師大德教導我們，比丘戒我們要不要受？要受，但是自己心裡要清楚，叫「名字比丘」，有名無實。為什麼要受？避免別人譏嫌；世間人不懂，他譏笑我們、他嫌棄我們，避免譏嫌，所以要受。受了之後自己要曉得，沒有得戒。那怎麼辦？好好的去讀戒經，認真的去學習。

從前章嘉大師教給我，你學一條，你就得到一條，你學兩條，你就得到兩條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。形式上受的，可能你一條都得不到，但是你真正去做，不殺生這一條，我認真去做，對於小動物，螞蟻、再小的，它怎樣來干擾我，我絕對沒有殺害它的念頭，不殺生這一條你做到了，你有了一戒。對一個小動物都如此，對一切眾生、對一切人、一切動物都要有這個心。不但不能有殺害的心，這個眾生因我而生煩惱，我就有過失了，我要避免，不能教別人因我而生煩惱。他不喜歡我，我一看到他，趕快躲避，走得遠遠的，不要讓他生煩惱，這是菩薩。別人對我不了解，對我有誤會，所以他對我有毀謗、有侮辱、有輕慢、有陷害，我們還是以真誠至善的心對他，這是持不殺生戒。

不殺生的戒，消極是不殺，積極是修善、是積功累德，這才叫真功夫。如果這個人對我不好，我心裡對他也不高興，錯了，這樣子就變成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，造成你在修學過程當中許許多多的障礙，我們講「業障太重」。業障是你自己造的，你造作一切不善

，你以不善的心、不善的言語、不善的行為，對待一切人、事、物，業障是這麼來的。所以，沒有學佛之前不懂，不懂這個道理，不了解事實真相，造得太多太多了；今天學了佛，明白這個道理，曉得事實真相，徹底痛改前非，真正改過來，你持戒才落實，這個戒你才真正得到。所以得不得戒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每一條戒要細講，講一年也講不完，別說兩個鐘點。總要能夠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我們才能受持，才能真正學到東西。最重要的原則要與人為善，與物為善。物裡頭包括動物、包括植物，都要有一個真誠的愛心、清淨的愛心、平等的愛心，這是佛法。尤其對於冤家債主、殺害我們的人，都沒有一絲毫瞋恚的念頭。

諸位多半都念過《金剛經》。在《金剛經》裡面你們看到一個公案，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但是這個故事詳細的你不知道。詳細，佛在《大涅槃經》裡面講的，你讀《大涅槃經》，你對這個故事就知道底細。這不是普通的冤家，大冤家，不但要你的命，還不叫你好死，割截身體，把你的身體一段一段的割開，讓你這麼死法，我們中國所謂「凌遲處死」，這是最重的刑罰。忍辱仙人對歌利王沒有一絲毫的瞋恚心，而且還發願「將來我成佛的時候，先度你」。佛在經上說，那個時候的忍辱仙人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，釋迦牟尼佛沒有成佛的時候，修菩薩道、作菩薩的時候。歌利王就是世尊這一次大會裡面憍陳如尊者，五比丘之一；憍陳如第一個得度，第一個開悟，第一個證阿羅漢果，就是往昔的歌利王。釋迦牟尼佛那個願兌現了，「所發誓願，圓滿成就」。我們學習要向這些地方學。今天有一個人對我不好，我心裡就不高興，錯了；我錯了，我不可以這樣做。這都是屬於不殺生這個戒條裡頭。

不偷盜的戒。我們心裡頭還有一念佔別人便宜的念頭，就犯了盜戒，這是盜心沒有斷，你就犯了盜戒。喜歡佔別人便宜，特別是

現代人，不懂得戒律的精神，不懂得戒律裡面的道理，他怎麼受持？有許多同修，做生意買賣的，我遇到很多跟我談，說：「法師！不偷盜、不妄語，對我們做生意的人太難了，我們總想方法能少繳一點稅。」少繳一點稅是盜戒，盜誰的？盜國家的。世尊在《瓔珞菩薩戒經》裡面教導我們，「不漏國稅」、「不犯國制」，這兩條你都破了。你漏稅，你犯法了，你就想這個問題多嚴重！「我要是不逃稅，我就沒有辦法賺錢了。」賺錢事小，死生事大，這一生你漏稅，你想種種方法是佔了便宜，你賺了錢，你來生墮惡道。來生，跟諸位說，轉眼之間，快得很！不要以為生命很長，那你就想錯了，太短太短了。我記得我當年到台灣二十二歲，我二十六歲學佛，三十三歲講經，轉眼之間七十五歲了。想想當年那個情形，就像昨天一樣。在一塊同學的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經過世了；就是我們那個班上二十幾個同學，三分之一已經不在了。朋友、同事過世的，幾乎有一半，回憶起來感慨萬千！所以印光大師常常勉勵我們，天天想到「我就要死了，死了以後要墮三途，怎麼辦？」

我們許多同修，在答覆問題裡頭我遇到，勇猛心發不起來，精進心發不起來，問我怎麼辦，有什麼方法能夠讓他勇猛精進。印光大師這個方法好，常常想到「人命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你真正在這兩句話上有了體會、有了心得，你自然放下，不放下也放下。我們常說，聰明人要多想想，能帶得去的，我們要認真努力修學，帶不去的，要快快放下。為什麼？你要不能快快放下，它障礙你，障礙你勇猛精進，障礙你在這一生成就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不放下不行！不放下，我們這一生又空過了。然後才知道，放下才真正是福，真的福。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不是福，世間人以為那是福，看錯了。佛在經上講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，真正放下是福德；世間擁有榮華富貴、五欲六塵享受，他有福沒有德。福要沒有德，那個福是

什麼？那個福會變成禍。中國的文字，「禍」跟「福」很像，把禍看成福，錯了。所以一定要懂得「福德」，這是你能帶得走的，我們要真幹。因此做佛的弟子，我們現在很清楚，我們是名字弟子，有名無實。

真發大心，這個就很難得，非常可貴。真發大心是什麼？我要自度度他；我不行，我懂得一句我講一句，我懂得兩句我講兩句。歡喜幫助人，肯幫助人，法緣就殊勝，你就能得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擁護。如果老說：「我不行，我還沒有學好，我不敢教人。」不錯，是謙虛，是值得讚歎、值得尊敬，但是你的損失不小。損失在哪裡？得不到諸佛護念，得不到龍天善神擁護。不如我這種狂妄之人，我敢！我本來也不敢，為什麼敢的？李老師那個班上，我一看我就敢了；他們都敢了，我也敢。李老師那個方法把佛法弘揚開了，教一句、講一句，教一段、講一段，就這麼幹法，只要我把這個經義沒講錯，經文沒有念錯，沒有念顛倒，就敢幹。我這樣一幹，幹了四十多年，我在講台上講經，今年是第四十二年。還能有這麼一點成就，真正得力於佛菩薩加持。

我跟大家說真話，不是我會講，我沒有能力講，我也不會講，但是我可以上講台，把這個身體借給佛菩薩用，佛菩薩加持，我才講出來；佛菩薩沒有這個工具他沒有辦法說出來，我把這個身體借給佛菩薩用，祈求佛菩薩藉我這個身體跟大家講經說法，我這樣幹了幾十年。所以，經講出來，這兩個小時講完了，我下來之後，你們要問我：「法師，你講些什麼？」我完全不知道，我不曉得。你們聽了說：「法師講得不錯。」我自己不知道我講些什麼。好在現在有錄音、錄像，打開來看看，我才知道我剛才在說些什麼；沒有這些，我是一無所知，一句都記不得。實在講，也不需要記，記這個事情幹什麼？記一句阿彌陀佛就好，記住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不

離十善就好，只要記這個就行了，其他的都用不著放在心上，用不著記憶。所以，以我們這種身分、能力，只有這個辦法。

前幾天，我有個老同學也是李老師的傳人，徐醒民居士，我打電話給他，他對我這些年來在全世界弘揚淨土的成就也很讚歎。我告訴他，我這一生只得力於李老師兩句話，終身奉行，決定沒有改變。老師的兩句話，第一句「至誠感通」，第二句教我「一門深入」，我一生當中自行化他是以這兩句話做基礎。但是真正要培養下一代的人才，我是希望下一代人才要從扎根做起，一定要超過我很多倍，他才能夠肩負起弘法利生的使命；在德行、在學問都要超越。所以我想，我們今天的培訓班，是一種補習教育，不是扎根教育，我傳授給大家的是講台的技術，這個不難。講台技術，李老師已經把他一生講經教學的經驗寫成書，這是許多同修們都看到的，《內典講座之研究》是講經的方法、經驗，《實用講演術》是講演的方法，培訓班的重點是學這兩套東西。學了之後，你會講演，你會講經，與德行、學問是兩回事。德行、學問，那是要你自己去努力，你自己去下功夫。

可是我們想想，我們的確一代不如一代。我的老師是印光大師的學生，李老師不如印光大師；我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學生，我比不上他、不如他。一代不如一代，這樣下去我傳給你們，你們將來不如我，這不得了！這個地方我們看出佛法的危機非常嚴峻。那怎麼辦？我必須要想辦法，希望底下這一代超過我，我才對得起祖師大德，才對得起父母師長。因為這麼一個緣故，我們才在澳洲圖文巴建立道場，這些年輕出家人到那邊去了，幹什麼？扎根！他們在那裡修學，我常常打電話去問，問學習的進度、學習的情緒，我要知道。

從哪裡扎根？幼稚園扎根。今天我們培訓班，要叫大家念幼稚

園，你不甘心、不情願；但是在圖文巴，你不甘心情願你就走路。你要想跟我，從幼稚園念起；雖然現在三、四十歲了，從幼稚園念起。念什麼東西？念《弟子規》。我今天打電話去問，《弟子規》的課上完了，我問他：「是不是統統都能背？」幾乎全部都可以背誦。天天要背，要背得很熟很熟，而且要落實。楊老師告訴我，現在大家言語風度都改變了，能落實了。學了要做到！明天要上《三字經》，我們真的從小學幹起。大家過去沒有念過，現在補習。我的要求，能背、能講、能做到。

《三字經》念完之後，我要求他們念一百篇古文，從《古文觀止》裡面選出來的，扎根教育。明年就可以學佛經了，佛經我們也指定了四門必修的科目。四門你可以選一門，一門深入；每一個人所選的可以不一樣，上課的時候可以大家一起來聽，各人專精一門。學《無量壽經》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學《彌陀要解》專攻《彌陀要解》，把它當作一生當中第一樁大事去做。這四門必須要讀，但是你要專攻一門，專精一門。七門都要學，你這一生的功夫、一生的精力專攻一門，十年之後你就是這一門的專家。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那個時候大家見了你的面，合掌，你是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就是無量壽佛；你專攻《彌陀經》，你就是阿彌陀佛；你專攻《普門品》，你就是觀世音菩薩。專精一門，至誠感通。這一門裡面，你開悟了，你契入境界了，你門門都通了；不但佛法你門門通了，世間法也通了。世出世間法你入了無障礙的法界，這才叫修學的捷徑。你要不懂這個道理，一樣一樣去學，學上四百年，一部經都通不了。

佛法跟中國古人的教學，他們的一套理論、一套方法，確確實實是現代學術界望塵莫及。舊的東西值得考驗，推行了兩千多年，它能夠不衰，當然有道理在。現代西方人這種科學的方法論出來不

久，提出來還不到三百年；我們中國人用的這個古老方法，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。兩個比較比較來看，我做過比較，我相信老方法，我相信老規矩能成就。

我們要想自己道業成就，現前真正能夠做到身心安樂，遠離惡法，親近善法，常生歡喜心，不認真修學怎麼能成就？如果要法緣殊勝，要得到諸佛菩薩加持，一定要熱心幫助人。「我不行」，我這個不行的也能幫助人，為什麼？我要不幫助，沒有別人幫助了。濫竽充數在今天的社會已經非常非常難得了，不要等著「我要學得很精、學得很成功，我才出去」，那你這一生沒指望，不可能的。李老師說得好，我們不行的人，真誠心求佛加持。縱然自己在講台上歷練，有個幾十年磨練，像個樣子了，自己還是要清楚，絕不是自己能力。自己沒有這個能力，全憑佛菩薩加持。不能有一絲毫自滿的心，不能有一絲毫傲慢的心。不行是真的不行。展開經卷，我們還要找許多參考資料，這不就是證明自己不行嗎？自己真的行的話，經卷一展開，就生無量義，哪裡還需要參考資料？還要找參考資料，自己就明白「我不行，我要依靠古人的註解」。

所以，法藏比丘「所發誓願，圓滿成就」，我們聽了這句話，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？想想我們自己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求不得苦！我們落在八苦裡頭。人家有願必成，我們求不得苦，這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果報，果必有因，所以我們應當著眼在因行上。所以要多想想、多反省，多檢點、多觀察，我們今天做的是些什麼？法藏比丘他做的是些什麼？我們從這些地方去想、去思考。當然，我們的能力、稟賦比不上法藏比丘，法藏比丘「高才勇哲」，這是佛法裡面講的上上根人，我們沒有這個天賦。雖沒有這個天賦，我們要想方法彌補。彌補，真誠、好學，點點滴滴去做，認真的去做，拼命去做，毫無懷疑的去做，吃虧上當也做，然後就會有悟入的那一



天。不肯真去幹，只是在言說上、在文字上做這些功夫，那與你契入毫不相干，這就錯了。

十善業，「不殺生」、「不偷盜」、「不淫欲」，在家居士是從不邪淫著手，最後也要到不淫欲，你才能圓滿功德。「不妄語」、「不兩舌」，兩舌是挑撥是非。古人常常教我們：「靜坐常思己過，閒談莫論人非。」古人這兩句話使我們想像，從前社會上這種情形大概也不少，聊天都講是非，都講別人的是非長短，現在這個社會更不必說了，這是過失，損自己的德行；這不是積德，損自己的德行。別人縱然有過失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？不但不能談論，最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。把它放在心上，我們的心就被污染了，這個實在是非常冤枉，非常愚痴。

聽到了，不放在心上行嗎？你要以為不行，你去問問許哲居士，她今年一百零二歲了。她行，我們為什麼不行？她能做得到，我們為什麼做不到？她在行菩薩道，她在做榜樣、做模範給我們看。李會長問過她：「妳聽到人家講不好聽的話，看到人做惡事，聽到惡言，妳怎麼辦？」她說的方法好，值得我們學習。她說：「就像我在馬路上走路，看到路上那些人，聽到路上那些人講話，回來之後你問我，我一句也記不得了，一個人也記不得了。」為什麼？沒有放在心上，所以她的心清淨。她不是沒有接觸，她每天到外面去工作，在路上看到很多人與事，聽到很多人講閒話，她做到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」，沒有放在心上，沒有被染污，這是我們修行最好的榜樣，我們不能不學習。我們要不學，這一生就不能往生，就出不了輪迴。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醒同修，輪迴心學佛還是造輪迴業，輪迴業裡面的善業。這個善有多大？不一定，完全看你的用心。如果你還有自私自利，還有是非人我，還有貪瞋痴慢，你得的福很小。為什麼？講經說法，口善而已；心不善、行不善，所以你

修的善不大。

古人筆記裡頭有一條公案，很值得我們警惕。它說有一位法師一生誦《法華經》，誦得非常虔誠，死了以後還算不錯，來生還得了個人身，但是是個女身，法師投了個女身。也很不幸，以後這個女子做了妓女。但是她口裡頭有蓮花的香味，這是善；過去生中一生誦《法華經》，墮落成妓女，口裡頭有蓮花香味。值得我們警惕！我們縱然在台上講經說法，說得很好，說得很如法，我們的心不善，我們的行為不善，將來也會墮落！因為這一生講經，可能你墮落到來生，你的言語聰敏，可能你會懂得很多國家的語言，你這一生修的是這個果報；說不定也墮妓女身。實實在在果報可怕！

所以，如果不從十善業道上下手，你的所願決定不能成就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願願都能夠圓滿成就，得力於他累劫的修行，而累劫修行都是以十善業為根基。正如同佛在《十善業道經》末後給我們做的總結，他的總結說得好，唯恐我們體會得不夠深，佛說了一個比喻。開頭說，我們這個世間城市、鄉村許許多多的建築物，一切有情眾生，再看植物，花草樹木，都依大地而建立，如果沒有地，你就沒有立足之處。佛說，十善業道猶如大地，人天善法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乃至一切佛法，都依十善大地建立。我們想想這個話，如果沒有十善，不但佛法沒有了，菩薩沒有了，聲聞、緣覺沒有了，人、天都沒有了。人、天沒有了，有什麼？很明顯的，有三惡道，餓鬼、畜生、地獄。如果沒有十善，將來必墮餓鬼、畜生、地獄。

要想得人身，你不能不修十善；斷十惡、修十善，你才能得人身。你要想得天身，生天享天福，佛在經上跟我們說，你要修上品十善。斷惡修善，每一個人功夫不一樣，所以成績當然也不相等，佛把這個修行也分做三輩九品，上上的斷惡修善，中上的斷惡修善

，中中的斷惡修善，下下的斷惡修善，這我都不必細講，這裡頭有九品。如果我們修的是上三品，你能夠生天享天福，中三品是人道，下三品落在修羅道裡頭，羅刹、修羅是下三品。品級怎麼個論法？怎麼個算法？這裡頭很微細，不是幾句話能說得清楚的。

我們讀經、聽經，要細細的去思惟、去體會，微密觀察，你自然就通達了。你會明瞭，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，應該在日常生活當中如何去修學，也能滿我們現前之願。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那個「必應」就是滿願。如果諸位肯學、肯求，我介紹諸位同學一本書：《了凡四訓》，你一定要把這本書一口氣不間斷的去念三百遍。不是教你展開這本書就不分晝夜，也不吃飯、也不睡覺，去念三百遍，你把我的話就錯會了；一天念一遍，一年就念滿三百六十遍，天天要念。你有這一年的功夫，然後在你一生當中，保證你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都落在善念上，你功夫深了。功夫不深不行！如果有能力，就是你有環境、有這個條件，一天念兩遍更好，你念的遍數愈多愈好。古人所說的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我們一般人講「無師自通」，無師他為什麼會通？熟透了，熟透了跟心性起感應道交的作用，怕的是你不熟。所以古德教人「一門深入」，大有道理在。

有同修曾經問過我：「法師，一門深入要深到什麼程度？」這個話問得好。要深入到明心見性，這是標準，這是大乘佛法的標準。跟諸位說，任何一部經論，都可以幫助你明心見性，所以佛在《般若經》上才說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為什麼？任何一部經典，不管大部、小部，大部像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小部像大家天天念的《般若心經》，二百六十個字，不分長短，只要你能一門深入，都能夠明心見性。見性就成佛了，見性就是宗門裡面所講的「大徹大悟」，教下所說的「大開圓解」，淨土宗裡面講的「理一心不

亂」。

所以，我們如果執著「我這個法門好，那個法門不好；我這個經典好，你那個經典不好」，這個有罪過，這個觀念是決定錯誤，這是妄想分別執著，障道。障什麼道？障我們開悟之道，障我們證果之道，障我們求願成就圓滿之道，這是錯誤的。明白人、通達的人曉得，然後你對於所有經教、所有的法門，你心平等了。我們所修的法門不一樣，所依據的經典不一樣，我見到一定非常恭敬，知道他那個道是正道，他那個法是正法，只要他一生不改變，勇猛精進，他肯定成就。說不定他的成就還在我之上，我怎麼敢輕慢？輕慢尚且不敢，我怎麼敢批評？怎麼敢毀謗？所以，對於不同宗派、不同經教要是有批評、毀謗，都是不通之人，他對於這些事實真相不了解，他才會有這些煩惱習氣現行，真正通達就沒有了。

由此可知，親近真善知識重要！我們是凡夫，業障煩惱習氣很重，我們在沒有親近好老師的時候也批評，也毀謗人家，也幹這個事情。我在初學佛的時候，接觸佛法沒多久，那個時候台灣基督教跟佛教有嚴重的矛盾，報章雜誌常常彼此毀謗，彼此攻擊，基督教也出了書，佛教也出了書。我那個時候看到煮雲法師他寫了一本書，《佛教跟基督教的比較》，印順法師也出了一本書，他們引經據典來駁斥基督教，我那個時候看到很歡喜，也贊成，「他們說得不錯」。有一天我去見章嘉大師，煮雲法師這個小冊子我裝在口袋裡面。章嘉大師看到我口袋裝一本書，問我什麼書，我拿出來給他看，他搖搖頭，他非常不以為然。我當時還沒有這個修養，我跟大師說：「人家來找我們麻煩，不是我們找他麻煩。他先罵我們，毀謗我們，我們是反攻，我們是回應，都不能做嗎？」章嘉大師笑笑，他舉了個比喻，比喻得很有趣味。他說：「佛教像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先生，基督教像個三、四歲的小朋友。他那個小拳頭打你幾拳，

你還要真的跟他打一架嗎？」

我聽了他這個話，給我很大的啟示。然後我才想起來，兩個一般高的才打得起來，才吵得起來；如果一個程度高，一個程度低，絕對吵不起來，也絕對打不起來。所以我就連想到，我在念小學的時候跟同學打架，為什麼事情忘掉了、不知道，但是老師把我們兩個人抓去，都罰跪，兩個人跪在一起。「明明我有理，他沒有理，應該他跪，為什麼也罰我跪？」章嘉大師的一句話點醒我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兩個一般大，一起罰跪，對的，不管有理沒有理，你們兩個是一樣的。如果真的一個高、一個低，吵不起來，也打不起來，為什麼？對方打你你會讓，對方罵你你不還口，就沒事，就息掉了。對方罵你一句你頂一句，你們兩個人一般大，一起處分，很有道理！大師一句話點醒，使我想起小學那個時候被老師懲罰，才明白有道理，老師做得很對。但是老師那個時候沒有說明這個道理給我們聽，只是我們受了懲罰。所以讀經、聽經，要細細去想這個道理，想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一定要落實，落實在自己生活，落實在自己工作，落實在自己處事待人接物，你就會有求必應，你也會像法藏比丘一樣，「所發誓願，圓滿成就」。今天兩個小時講八個字。